

美国会听证会聚焦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酷刑及性迫害

【明慧网】(明慧记者李静菲美国华盛顿 DC 报导)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CECC)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下午,在国会大厦举办主题为“中国广泛使用酷刑”的听证会。从中国辽宁逃亡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尹丽萍作为证人,讲述了她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群体性侵害并被录像等恐怖经历。她在中国 7 次被抓捕,6 次被迫害到奄奄一息抬回家,3 次被劳教,又经历了 9 个月的奴工迫害。在马三家劳教所,她曾被注射不明药物,并被无数次地野蛮窒息性灌食,几乎失去生命。

尹丽萍在听证会上展示了多幅酷刑迫害演示照片,她在讲述亲眼所见身边人遭受酷刑及被迫害致死的经历时,泪流不止。她说:“我们(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之间曾经相互有约:谁能活着出去,就要把这么毫无人性的迫害告知全世界。今天我九死一生来到了这里,讲出了她们再也无法讲出的话。”

尹丽萍在听证会当天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参与对她迫害的部分主要责任人名单,CECC 把这份名单也递交到美国国务院。这份名单包括江泽民、薄熙来、王立军、闻世震以及马三家及其它地方参与迫害的狱警等共 41 人。

尹丽萍说:“2000 年的 9 月中旬,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院长苏境在大会上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家为法轮功动用的经费相当于一场国际战争。’她强调这是上面的命令,要百分之百地转化法轮功。”

遭受群体性侵害

尹丽萍说:“2001 年 4 月 19 日那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天早上我和另外 8 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教养院秘密转押到一个很特

■ 尹丽萍向美国国会议员展示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照片。



Yin Liping

殊的地方,是专门用男人性迫害女法轮功学员的一所黑监狱。我们 9 个人被分别分到了 9 个房间。我被分到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的双人床和一个木制落地衣架,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晚上 10 点左右,走廊里突然传来了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声,她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丽萍,丽萍,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家送到了虎穴,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她不停地喊这两句话。“听到她凄惨的叫喊,我拼命冲了出去。邹桂荣也拼命地冲到了走廊,我抱住邹桂荣死死地不撒手,看管我们的男犯不停地打我们,我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身上的衣服全被撕裂掉,裤子在脚面上,衣服在脖子下,几乎一丝不挂。我和邹桂荣都被拽回了各自的房间。

“他们四、五个男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摁胳膊,摁腿的,其中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骑在了我身上猛砸我的脸和头,我被打得记忆就停留在这里……等我醒来时,我的身旁已经躺了三个男人,我被他们群体性侵害的时候还被录了像。那天我发誓,如

果我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告他们,如果我死在那里,我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所为不是人类能干得出来的。”

身边十人被迫害致死

尹丽萍在作证时说:“在这场迫害中,到目前为止,我认识的 10 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了解和认识的有 30 位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迫害得精神失常或一度精神失常。”

尹丽萍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寄出控告书,要求法办江泽民。

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会议员对法轮功学员敢于揭露迫害的勇气表示感谢和赞赏,并认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

美国国会宪法和民事司法小组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特兰特·弗兰克斯(Rep. Trent Franks)向听证会上的作证者致以最深的谢意。他说:“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只有神知道你们今天在这里作证的成果,你们担当起了责任。”◇

一张传单让梦想成真

【明慧网】(明慧记者夏纯清澳大利亚墨尔本采访报导)三十岁出头的斯蒂文·李(Steven Le)是个越南裔澳大利亚人,温和敦厚,已在墨尔本大银行担任了十几年的理财顾问,客户反馈调查中多年的好口碑,让他在年度最佳员工榜上留名。

但谁能想象到,十多年前的他,是一个脾气暴躁、和姐姐争吵不断、让父母头痛的孩子呢。

这一改变,源自当年他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上学时接到的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当他一口气读完了英文《法轮功》(法轮功著作)一书后,斯蒂文的脾气彻底改变了。

斯蒂文回忆当时读完书后的感受说:“我真的好开心,感觉到自己



■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斯蒂文·李

和大法(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有很深的缘份,也感受到超强的能量,这就是我想要的,书上的每句话都能

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神奇变化



【明慧网】2001年,我的外孙降生了。孩子5岁时,女儿把他送来跟我生活,就去外地打工了。外孙从来不和小朋友玩,5、6岁了还经常屎尿拉一身。他上学后,由于不能专心,只能重读一年级。后来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高度孤独症和自闭症。医生叫住院治疗,我懵了,孩子的父母都不在本地,我这个当姥姥的该怎么办?于是决定找心理医院。挂号费就是50元,还别说治疗了。我想了各种办法,孩子都没有什么起色。

一天,我在看《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外孙在书桌上写字。过了一会儿,我把书放在他书桌上去扫地。当我再过来拿书时,书正好翻到第一页,我对外孙说:“乖乖,你能读这个吗?”

那时,他才上一年级,他结结巴巴地读着,我给他纠正了不到十个字,他竟然读完了第一页,真不可思议。我问他,这些字你是怎么认得的?他说,他就这样挨着读就读过来了。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就让他听法轮功师父的讲课录音,跟着教功录像,五套功法连续炼一次。从此,外孙变了。

如今,外孙15岁了,读初三,全年级数学成绩第一,全市钢琴比赛第一,校篮球队主力。谁能知道,八年前他是一个智力低下、高度孤独症和自闭症的孩子呢。◇(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打入我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理解的障碍。大法也彻底改变了我!”

“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和姐姐吵架了,不再计较她对我说那些让人觉得不好受的话了。我学会了忍。”渐渐地姐弟俩的感情弥合了,家人们都感叹法轮功的神奇。

在后来的修炼中,斯蒂文还以平稳的心态,度过了父亲因投资失败而病故的家庭磨难。的确,失去父亲又背债的打击,对一个优越环境中长大、刚刚开始自己事业的小伙子来说,是很容易消沉下去的。斯蒂文把这一切归结为师父李洪志先生的看护和教导,“师尊告诉我人生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一直保护着我,点化着我。”“我从小就梦想着自己能寻找到一个师父,学到很高的功夫。修炼法轮功后,我体悟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了,也找到了一生的真正信仰。”◇

在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明慧网】我从小体弱多病,体育考试不及格,快20岁面临找工作时,身体仍然很差。1995年10月,我有幸得到了宝书《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功。不知不觉中,困扰我多年的各种病症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我还明白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那真是天塌地陷一般。当时我在四川德阳市一小区当保安,周围的人疯了似地往栏杆外爬,或往门外逃命。当时我正好在一楼,离大门很近,在危急的时刻,我首先想到是,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要为别人着想。我立刻往大楼内跑,将一楼和地下室的两道密码门用砖支开,因为遇到紧急情况,电梯要立即断电,密码门因为停电而不能打开。我用了40多分钟,帮助这座14层大楼里的人全部安全撤离,我是最后出来的。

事后我受到人们的赞扬,得到经理的肯定,让我当了组长,还给我增加了工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不学法轮功,在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也许会只顾个人安危,而快速逃走。◇(文/四川法轮功学员)



冤狱六年 妻离子散 居无定所

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黄佑军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湖南报道)湖南省岳阳市居民黄佑军因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当局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五年，期间受尽酷刑。如今他妻离子散，被迫流离失所四年，至今居无定所。

现年四十三岁的黄佑军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向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以下是黄佑军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在长沙砚瓦池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时被巡逻队警察绑架到砚瓦池派出所，第二天被劫持到星沙看守所，进看守所就是一顿暴打，我继续绝食，被固定在死人床上强行灌食。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我被劫持到长沙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我被两名包夹二十四小时监控，连洗漱、上厕所都跟着，不许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递眼神，只要炼功马上制止，还要遭受拳打脚踢。整天不是按他们的要求坐小板凳，就是搞军训。一段时间后，每天晚上把我弄到无人住的监区“转化”我，不让我睡觉，面壁站立，用书垫着猛击我胸口，使我喘不过气来，不断威胁、恐吓我，整个人有气无力，极度疲劳，只想睡觉，整天迷迷糊糊，处于高压之下……

二零零五年五月，从劳教所刚回来几天，因在某地讲真相被当地治安队长构陷，后走脱，从此被迫流离失所四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我因做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岳阳市晓朝宾馆刑讯逼供，以警察赵文化为首，还有岳阳君山区的沈文欣、君山区采桑湖镇的彭姓警察等几个人，对我刑讯逼供，晚上彭姓警察对我的鼻子猛击一拳，血流不止，赵文化把我手脚绑起来，吊在挂窗帘的不锈钢管上，用脚推我的头，使的身体不停的晃动，还不断的威胁、恐吓我。在晓朝宾馆迫害我三天四晚后，沈文欣等两个人把我押送到君山区拘留所非法关押一

晚，到拘留所下车时沈文欣还把我的头用黑塑料袋套住。第二天早上彭姓警察和沈文欣把我押送到岳阳市看守所，看守所强迫我做事，我没有答应，杨姓警察马上叫犯人郭轮把我双手用看守所自制的铐子反铐在背后。日常生活都要请人帮忙，上厕所没有人帮就憋着，铐了十三天十三晚，把手铐取下来后，我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大约在看守所关押将近一年后，我开始绝食反迫害，警察用门板镣把我手脚固定，开始门板镣平放在地上，后来把门板镣立起来靠墙，我整个身体悬空，第三天给我灌食，捏住鼻孔，用螺丝刀和扳手的把儿把我的嘴撬开灌，我喷出来他们就接着再灌，直到灌进胃里为止，在门板镣上我浑身疼痛，昼夜不能休息，折磨我四天四晚。

二零一零年七月份，岳阳楼区法院非法冤判我五年，十月份被劫持到常德市武陵监狱。

在武陵监狱后，狱警就要我上机拉毛织，我说我不是犯人，不干。犯人就开始打骂我，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捂住我的嘴，用毛巾系着，把我送到严管队关押，到严管队后，中队长张新华把我打倒在地，用皮鞋踩着我的头转，恶狠狠的说：“你喊呀！你喊呀！”严管队没有任何日用品，只有自带的卫生纸，喝的是自来水。每天两餐，一餐的饭还没有拳头大。肚子饿的咕咕叫，有一种强烈的饥饿感，二十四小时还戴着一个六、七十斤重的脚镣，睡觉只有一床被子，没有垫被，双脚特别冰冷。严管队关押我每次是十五天，连续关押了四次，后来又关押过两次，在严管队关押共六次，三个月，每次都是皮包骨出来，脑袋发晕，感觉天旋地转。

二零一二年四月份，武陵监狱开始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湖南女子监狱的狱警也来了，传授她们的“转化”经验，把法轮功学员隔离封闭在没有犯人住的监房里，每次“转化”人数三到四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强制

“转化”，白天晚上强迫看诽谤师父和大法的光碟、书籍，还有佛教等宗教书，看完后写心得体会，还得按他们的要求写。不看光碟时就是按他们的要求坐小板凳，或者站立。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凌晨两点才让睡觉，或者干脆剥夺睡眠。

我是七月份被拉去强制“转化”。强迫写“三书”，不写就被拳打脚踢，不准睡觉，站着不准动，不能靠墙站，眼睛不能闭，有时眼睛系一块布，系的很紧，感觉周围一片黑，三天三夜没有睡，腿被打得肿很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上厕所不能下蹲。

一天晚上，张家界的周叙书和另一个包夹，把我按倒在地上，常德的刘伟业用洗衣粉水（用了两桶）和自来水对着我的脸不断的倒水，连续几个小时，胃里灌进了洗衣粉水和自来水，很难受，七月份很热，我冷的浑身发抖。

有一天，包夹潘本刚弄来一个大塑料周转箱，装满水，晚上，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潘本刚等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跪着，把我的头按在周转箱里淹，直到没有力气挣扎了才把我的头提出水面，我经历了四十天的强行“转化”。八月底回到二大队要求我做事，开始配合了他们，后来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拒绝劳动，中队长张毅（换了中队长）对几个犯人说把我拉到后面去，他拿着一根警棒来了，四个人按住我的手脚，张毅开始用警棒打我屁股，打了几棒，他脱下警服，开始用双手使劲打，打了我几十棒，走路都困难，不能坐，一个月之后屁股上还有没消肿的硬块。

我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出狱。回家后办第二代身份证时，身份证被镇里的政法委书记彭常华无理扣押，至今没有归还，给我的生活、打工造成严重影响。

在我坐冤狱五年期间，妻子经过法院强行判离婚，女儿也随妻子而去，我现在是妻离子散，居无定所。

省级 610 人员目击“天安门自焚”造假现场

【明慧网】2016年4月3日，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投书明慧网，讲述了他们当地一个省级 610 办公室（江泽民于1999年6月10日纠集的特务组织，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头目透露的亲历“天安门自焚”造假的现场情况。

这位省级 610 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鉴于大陆目前的环境，我们隐去目击者的姓名）透露说，2001年1月那段时间因为接到省内公安的消息，本省有几位法轮功学员那几天要到北京上访，目的地预计是天安门广场。他是负责在北京截访的，所以这几天他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到天安门广场。

2001年1月23日下午，他又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去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路上才知道广场其实已经戒严了，而且这次查的特别严，因为一路上他被各种便衣和穿制服的戒严人员三次要求出示了特别证件才让他通过，他说平时出示的那种通行证那天都不管用了，他又出示了 610 的特殊证件（他说是 610 办省厅

级以上官员才发放的特殊证件）才放行的。

到了广场后不大一会广场开始清场了，他又出示了特别证件才让他留下的，当时广场上留下的人很少，这时他看到广场上已经架好了的电影机机位（这是他的原话，准确的说应该是专业摄像机），他还纳闷以为有什么重要政治活动或者是要在这里拍什么片子。

他听见远处有人喊“着火了，着火了！”他顺着声音看去，看到远处冒起了黑烟，广场上的人朝起火的地方跑去，然后看到马上有人灭火，他当时的位置离自焚现场稍远，看不清楚现场具体情况，因为刚才路过看到起火那边是架着摄影机的，他还想可能是在拍电影吧！没当回事，也就没过去看热闹，由于已经戒严，广场根本没有人可以进来，所以他就回宾馆了。

因省里有事，他就乘飞机回省里了，晚上看电视才知道，下午他亲历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制造现场。

从这个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的亲



▲ 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身经历可以看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局，是中共江泽民集团预谋导演的，用来栽赃法轮功的。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大专院校，都把“天安门自焚”作为必学教材，有诋毁法轮功的标准答案，使无数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在谎言中无法分辨是非。◇

中共迫害“真善忍”人人都成受害者

【明慧网】最近大陆金融理财平台的倒闭潮，成了非常热门的话题。很多媒体和人们都在讨论其中“庞氏骗局”的种种表现。

在这里我从其它角度来说说这个倒闭潮的内在因素以及后果。

自从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被中共血腥镇压之后，人们失去了对中共改良的期望，而且因为中共承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越来越渺茫，失去精神信仰的人们开始全面地向钱看。1992年后，中共增大了在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力度，人们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就在这个时期，法轮功在中国大地传开。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要求人们看淡金钱和名利，

并因为其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让国人找回那份失落已久的高洁。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开始迅猛增长。到1999年年初，中国大陆已有近一亿人在学法轮功。不但如此，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学法轮功，但受到亲朋好友中法轮功学员的感染，在金钱面前基本上也能做到“知足”和“取之有道”，这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那时，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在整体回升。

然而，1999年7月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公然迫害法轮功，用谎言恶毒造谣污蔑，用暴力甚至用尽非人的各种手段来对付只为做好人的善良人。“假恶暴”大行其道。

一些地方的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为的是勒索，有的直接就说：“给我拿十万，我就放人。”有的学员甚至多次被警察绑架勒索。多地警察得到口头指令：杀人放火不管，先抓法轮功……

在中共不择手段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真善忍”的氛围下，中国社会道德全面崩溃。每个人都想不择手段地为己为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赚钱）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赚钱的对象。

一个不允许信仰“真善忍”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其中的每个人都会成为道德沦丧后的受害者。◇